

# 我爲留美學生而奮鬥

毛振翔

## 面對問題尋求解決

我每次日間替人打抱不平後，夜闌人靜時，常會這樣想着：假若人間平安無事，毫無問題的話，則人生會是多麼淡而無味？又假若問題發生了，沒有解決的必要，則人的智能與精力用到那裏去？再假若正義與邪惡鬪爭，光明與黑暗鬪爭，自由與奴役鬪爭，生存與死亡鬪爭時，國際朝野所表現的竟是姑息主義，則人間豈不是沒有善惡之分，真假之別嗎？

中外雜誌讀者先生，請聽我說：當然，只要有生，就不能沒有問題；而問題一旦發生，就必須設法予以解決；其解決之道：當高舉正義，低壓邪惡；維護光明，消除黑暗；保衛自由，打倒奴役；豐裕生存，削弱死亡。唯其如此，人生才能算爲真正的人生。

### 留美學生放逐之險

記得民國卅八年元月十七日，當筆者由上海率領一羣中國男女青年，乘了美國軍艦——美琪將軍號，抵達美國西岸，舊金山碼頭時，有一位美國記者，手裏拿着當天的報章，對我這樣說：「毛神父，請看！美國政府將下令，凡是現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其家長和親友不能匯款供給他繼續留學者，都將一一被驅逐出境，你怎麼在此時還保證那麼一大羣中國學生來美？」我仔細讀了那條新聞之後，立刻對那位記者說：「謝謝你

告訴我這個消息！我以爲美國政府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的留學生，因爲他們之所以來美求學，乃是由於他們重視美國教育，對美國有好感所致。何況美國有句諺語說：患難之交乃是眞朋友呢！」這位記者於是問我說：「神父！你是否準備到華盛頓去，爲這些中國學生爭取救援？」「是的，我肯定地答道：「一旦我安插了這羣剛來的中國學生之後，我就要前往華盛頓去，看我的國會議員朋友們，請他們爲現在美國的四千中國留學生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從美國西岸到東岸，一站一站地坐着火車，

一校一校地安插這次與我由國內來美的學生。每次被放下的學生，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雖然接受他們的學校，都對他們親切異常，恩愛倍加，但是，每當我向他們握別時，他們都會難受流淚，這亦足證我們的青年學生，離鄉背井，遠離祖國，前往異邦，爲求學，爲前途，爲光宗耀祖的一番苦心吧。實在，假若不爲前途的話，誰願遠離溫暖的家園！

好不容易地，足足花了一個月的工夫，穿越了美國大陸，總算於二月十七日到達美國首都。翌晨，我就去拜訪了新近剛才退休的國會議長，

當時的民主黨衆院多數黨領袖，若望、W、馬克麥克。見面時，我們彼此互請安好後，馬克麥克議員即問我說：「神父，我能爲你做什麼？」「首先」，我答道：「我可否請問你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請說吧！」馬議員高興地回答。我於是說：「假若美國今天處於中國的境遇中：你們的國家正在受共產黨侵略，你們國內的難民正在日益增加，其中有些人有子女在中國留學——

這是他們在痛苦中的最大安慰；但是，因爲家破人亡，目前再無力匯款，以供給他們在中國留學的孩子。正因爲這個緣故。中國政府宣佈說：凡是留華的美國學生，其不能繼續自費留學者，都將被驅逐出境。請問，你和你的百姓與政府對此會作如何感想？」馬克麥克議員很不高興地說：

「中國政府這種舉動與措施太不交情了！」我立刻附議說：「真是，太不像樣了！不過，多數黨領袖！這正是美國政府在報章上所宣佈了的對中國留美學生政策呢。」「真的嗎？我竟沒有注意到呢！」馬克麥克驚訝說，「你看，神父！我們能爲中國學生做什麼？」我乃順水推舟地答：

「假若我是你的話，我就要向我的政府建議，在龐大援外款項中，取出很小的一部份，援助中國留美學生的生活費用。這樣，可以使他們完成學業，那就功德無量。」「我以爲這是值得一試的」，馬克麥克面露贊同的微笑說：「不過請你把剛才所說的話，給我以書面寄來，使我在進行幫助你的中國學生時，能有所根據。」

於是，我立刻向馬克麥克議員辭別，回到旅館裏，用打字機寫了這樣一個備忘錄，直接付郵

給他寄去。在這備忘錄上，我特別指出：中美兩國爲東西兩大國，對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幸福，既負有促進之使命，且具備安定之能力，所以在反抗共產主義上，必須團結一致，整齊步伐，互相協助，尤其在培植青年，教育學子，彼此要在精神與物質方面，相輔相成。

### 五十萬美元的支援

我這次和馬克麥克議員的談話，和寄給他的備忘錄，似乎得到相當好的反應，這可從他的來信中窺見一二：

「親愛的毛神父：你二月十八日的來信和附件，均經收悉。我曾叫此地的詢問協調員，對於中國留美學生的情況，和援助他們的可能性，作切實的研討。

「對於此事，我所搜獲的資料，已經交給蒙大拿州的國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氏。他告訴我，他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我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爲曼斯菲爾德議員，猶如你所知道的，爲衆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而有關中國留學生之類的事件是屬於這個委員會的。假若對於這件事，你願意知道得更詳的話，我建議你直接向曼斯菲爾德去信詢問。

「你上次來華盛頓時，特抽閒來看我，使我感到喜悅。我希望你再來華府時，無論什麼時候，仍會來看我。專此致候。你最忠誠的若望、W、馬克麥克。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三日，寫於美國國衆院多數黨領袖辦公室。」

我當年因爲忙於美國各地訪問中國留學生，

爭取更多的獎學金，爲未來的中國學生來美留學，並作反共救國的國民外交宣傳，所以到處奔走，無固定的地址。不過，于斌總主教在華盛頓設有一座「中國文化學院」。其院址爲R西北街二二〇〇號，而他老人家即住其內，所以我就以此處爲我的臨時通訊地點。

大體說來，美國人都很痛快，一旦答應了幫忙，就誠心誠意去爲你想辦法，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儘快地給你報告。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效法。請看下面是四月一日馬克麥克議員的第二封信。這封信雖是寫給于斌總主教的，但卻是有關中國留美學生的事宜。

「親愛的于斌總主教：數星期前，有一位你總主教區的優秀神父，他的姓名，據我所記，係毛振翔神父，曾來此看我，和我談及中國留美學生面臨的困境，並要我設法代爲獲得給他們的臨時援助。

「爲這件事，我曾與蒙大拿州的國會議員。曼斯菲爾德氏，一位外交委員會委員，取得聯絡。他在此事上下了工夫，而且很成功。內附的消息是不久要發表的，從這只消息上，你可以知道國務院已由經合總署收到了五十萬元，專爲救濟中國留美學生之用。

「我感到高興，因爲我對此能有所效勞。不過，曼斯菲爾德議員，在這事上的功德，應予以特別贊揚。請你將此信的內容轉告毛神父，尤其要告訴他曼斯菲爾德議員的卓越成就。專此祝你康樂。馬克麥克夫人同此致候。你最誠敬的若望、W、馬克麥克上。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四月六日我從長途電話中，因着于斌總主教的通知，獲得這個好消息，就給馬克麥克和曼斯菲爾德二位議員去信道謝，茲將兩函譯出如下：

(一)致國會衆院多數黨領袖，若望、W、馬克麥克書：

「我親愛的議員先生：于斌總主教告訴我說，因你的權力推動，美國國務院已由經合總署得到五十萬元，專為解決中國留美學生目前之經濟拮据，這真是一個大好消息，我由衷感激你。我相信我們的中國學生，一旦聽到了這個佳音，一定會感到異常興奮，並銘感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恩德，沒齒不忘。此祝主祐！毛振翔上。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二)致國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書：

「我親愛的議員先生：我懷着充滿感恩之心，給你寫這封信，感謝你為幫助中國留美學生，出了如此的大力，獲得了五十萬元的資助，使他們可以暫得安心讀書。願我們的好天主透過祂的慈母予以特別的祝福和豐裕的酬報！

「假若需要我來幫助接受中國學生對此援助的申請書，我將引以為榮而盡此義務。因為，如你所知，我身為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海外留學生服務處處長，有關於我所管轄下的每個學生的個別經濟狀況，我是知道的。此祝主祐康樂！感激你的毛振翔上。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 正告美國方向錯了！

曼斯菲爾德議員，現為美國國會參院多數黨領袖，是一位言行相顧者，我們彼此之間頗談得

來。在這過去二十餘年中，我們的來往，雖不能說頻繁，但有事相托，卻都樂於立刻趕辦。比如我給他的信，他都很快答覆的。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親愛的毛神父：你四月六日的華翰，我很有興趣地接讀了。你函中所說的好話，我要藉此向你致謝。馬克麥克與我對你所說的都極予重視。

「我要向國務院查問，對你的建議——接受中國學生對此援助的申請書——是否可行。一旦我得到了國務院的回話，我即會寫信給你。

「現在我當結束，但是，謝謝你的好信，並向你致候。你的忠誠朋友邁克、曼斯菲爾德啓。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一接到國務院的報告，曼斯菲爾德議員就給我來信，並把國務院的信件寄給我，以資參考。國務院的報告係助理國務卿，艾奈德、A、葛勞仕所寫。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其內容稱：國務院由經合總署所接到的五十萬元，是專為救濟理工科中國學生，他們在六個月內可以完成學業，回到中國去，以他們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術，應用到中國身上，這樣的學生才有資格申請這個經濟援助。

我看到了這些條件，心裏就感到不安，因為共匪的氣焰當時正在中國狂蕩，我怎能讓我們的留學生回國去為共匪效勞。所以我專程由紐約趕到華盛頓，準備再和國會議員們商量改變辦法。我這次到達華府時，正是南京淪陷於共匪的慘痛日子——四月廿三日。

當我進到多數黨領袖的辦公室裏，馬克麥克議員一見到我說：「你該高興吧，神父，因為我們幫了你中國學生的忙？」我則有分析地答道：「對於五十萬元的援助，我是感激你們的，不過，我並不覺得開心。第一，因為這援助的對象不是所有無辦法的留美中國學生，而只是一小部份的，在半年內即可畢業的理工科學生，第二，他們畢業後，無論是否共產黨佔領中國，都得回去服務。對於這種處理，我以為實在欠妥當，所以我無法高興。」

馬克麥克面露歉意地說：「我們真沒有想到，誠心誠意想使你高興的事，反到叫你難受。」我聽了這話，就立刻解釋說：「當然，我是高興的，因為美國政府在撥出五十萬元的援助，證明了對中國學生的興趣。但是，我必須指出：你們的心雖好，你們的意雖正，你們卻走錯了方向；只要把方向改正過來，那一切就都好了。」

「怎麼改正方向呢？」馬克麥克追問說。「只要我們所做的一切，直接地或間接地，都不致利於共產黨，而且積極地消極地，都足以打擊他們，這就是正確的方向。所以，我要求增加撥款，廣施予所有已在美國，而且經濟上一籌莫展的中國留學生，務使他們在其國家被共產黨佔據時，都能安心求學。待他們學業完成後，假若不幸共產黨尚竊據中國的話，則可准他們暫留美國，成家立業。首先，以他們的學識和才能，給美國予以全力的貢獻，之後，當他們可以回中國時，把他們的經驗和才智，用來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永遠與美國相親相愛的盟國。」

我看馬克麥克議員很注意我的話，就滔滔不絕地往下說：「現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共有四千人，平均一年一人一千元，即需要四百萬元。當然，第二年就可以減少援款，因為部份畢業生可以就業。這樣，最多三、四年的援助，而且逐年減少，所以並不要太大的一筆款。但其後果實在無量，因爲不特受益的中國學生可成爲有用之才，而且整個自由中國人民將永遠感激美國，處處做美國的好朋友。這是很值得投資的一項企業！」

馬克麥克聽到這裏，就對我說：「神父，請等一回，我請曼斯菲爾德也來聽你講。」於是，他就和曼斯菲爾德通電話。不久，曼斯菲爾德即來到，而且還帶了另外兩位議員，一位是伊利諾州的國會議員湯瑪斯·戈登，另一位是密西根州的國會議員若望·丁凱。他們來後，馬克麥克把我所講的話，給他們作了一個簡報。

他們會商了之後，對我這樣說：「你所要求的事，我們以爲是應做的，不過先須經過總統批准。你最好下星期二上午與馬克麥克議員去見總統，向他報告這事。」我因爲知道杜魯門總統對國民政府沒有好感，由於上次競選總統時，我們支持了杜威，所以我即說：「我不要人家知道，這是我的要求，而要你們把這件事當爲是由你們主動的。」「可是我們國會議員所提倡的事都是由美國人民所要求的」，曼斯菲爾德解釋：「是神父，因爲你不是美國公民，所以我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當然，假若你能有一個美國的團體肯出面替我們要求，那就行了。」

## 華盛頓總主教援手

一個美國團體嗎？那很容易。我現在去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美國主教團，請他們爲我出面請求。其地址即在華府麻薩諸塞州街，離此不遠，我可以就去。再見！

到了該福利會時，因爲秘書長不在，所以看到了副秘書長佛來德瑞克·M·麥克馬拉斯蒙席，一位芝加哥教區的神父，我早就認識的。待我把來意給他講了之後，他竟說：「這是要政治，不可以的」。我則對他說：「假若爲救助四千中國學生不致在美國餓死，是要政治的話，我就要這個政治！」他說：「無論怎樣，我絕對不同意爲你向國會議員寫這樣一封信。」「那沒有關係」，我無所謂地對他說。於是我又趕回國會去看馬克麥克議員，請問他，假若請華盛頓總主教出面代爲要求是否可以。馬克麥克說：「這不但可以，而且很好，因爲他是有名望的人。」

說起這位華盛頓總主教，巴特瑞克·A·歐波義耳，遠在他尚未陞爲主教之前，我們就是好朋友。記得民國卅二年春，當于斌主教由重慶來到美國時，我曾建議他去當這位當時的歐波義耳蒙席。他那時主持全美天主教戰爭救濟物資，其總部設在紐約摩天大樓，每月給歐洲戰地難民輸出很多救濟品，我希望于主教去爲中國難民向他請求救濟。于主教滿口贊同我的建議，並要我代爲接洽看他的時間。歐波義耳蒙席聽到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有一位中國主教要拜訪他，很感興趣。

我並且告訴他這位中國主教是我南京教區的主教，其名爲于斌，他更覺得高興。他問我是否于主教可於明天中午帶同他的秘書到他那裏去，共用午餐，以資晤談。我向于主教請示後，即答以「就如此約定。」

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前，于斌主教和他的秘書團——高思謙、潘朝英、蔡任漁、梅雨絲和筆者，堂堂之陣，到達了歐波義耳蒙席辦公室。他立刻出來歡迎，並吩咐他的秘書通知其部下的五位高級職員，準備前來歡迎這位中國主教的午餐。

在一條長方的宴席上，六位客人六位主人，于斌主教和歐波義耳蒙席排坐一起。其他賓主逐一依次相坐，筆者當時爲最年青者，故排在離首席最遠的一個次席，不過彼此談起天來，亦還算方便。席間，于主教向歐波義耳蒙席，爲中國戰時難民所提出的救濟要求，一一獲得允准，這可稱爲一席爲中國難民造福的餐會，因爲自那年起，美國天主教對中國難民救濟的物資，大量輸送，直到新近才告停止，其間幫助之多，數字之大，實在大有可觀。在餐會結束時告別前，歐波義耳蒙席特別指着筆者，對於斌主教說：「在你的這些助手中，對這個青年，你要另眼相看。」

因爲我跟華盛頓總主教有足夠的關係，所以我就計劃第二天早晨六點半以前，事先不予通知，到他的座堂去做彌撒，因爲我知道他通常都在堂裏主持早晨六時的聖祭，到六時半即行結束。這樣，他見到我要做彌撒，一定會請我彌撒後到他餐廳去用早餐，以便我倆可以晤談。何況，在和歐波義耳總主教攀談之前，我在彌撒聖祭中，

先可向主祈禱，恩賜我為中國留美學生的求助，得以順利成功。

果然，一切照我所計劃的順利進行，我向歐波義耳總主教說：「您看，共產黨佔領我中國的國土，日益擴大，我留美的四千名中國學生，今後不能再得到家中的經費，以繼續求學，若在此時令他們離美回國，不特使他們學無所成，而且還會迫使他們去受共黨驅使，這將為害中美無量。我已經向國會多數黨領袖，若望、W、馬克麥克說好，只要您肯出面為這些中國留學生向他請求經援，他就可以設法促成此事。」歐波義耳總主教靜聽了我這番話後，即對我這樣說：「神父，你是知道的，只要可行，為你，我是無事不肯做的；不過，你的中國學生遍散美國各州，而我僅是華盛頓區的總主教，若我出面為他們申請經援，是否會顯出我有擅權之嫌，你最好先向美國天主教福利會查問為妥。」「好吧，總主教！等他們開始上班時，我即去看那裏的秘書長。現在我先回到旅館去，先辦點其他的瑣事，再見。」

### 無依無靠唯我是望

在回到旅館的途中，我虔求天主說：「天主呀，求祢務使天主教福利會的秘書長今天上午一定在，因為我不能再看那位副秘書長了，他是那麼地不同情我們的中國留學生，他猶如那些法利賽人不許祢在安息日治癒病人一般。」

當天上午九點一到，我就和我的兩位助手——陳之祿神父和周幼偉神父——開車向福利會出發。到了那裏，正是秘書長，查理、P、嘉祿

爾蒙席剛來到時。我就向他招呼請安，並介紹我的兩位助手。他請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待我給他說明了事情後，他即與歐波義耳總主教通電話說：「毛振翔神父現在在我這裏，據他稱：您顯出面為中國學生向國會議員申請經援，假若本會無異議的話。但是，總主教，您在本會所主管的是社會組，而不是教育組，所以您最好不要做此事。」等嘉祿爾秘書長通完了電話，我就問他：「誰是教育組的主席？」「巴的摩爾的總主教，若望、R、季和」。「好極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興奮地喊着說：「我可否用你的電話請他出面？」嘉祿爾席很幫忙，不但讓我自用他的電話，而且還讓我用他的打字機，因為當我接通了季和總主教的電話後，他答應為我出面向國會請援，但不知當怎樣寫信時，我就替他打好了申請書，並請陳、周二位神父親自駕車趕到巴的摩爾去，請他當面簽字，然後由他們封好寄出，我則往國會大樓去告訴馬克麥克議員，有關此事的經過情形。

這件事，在進行時，雖遭遇不少問題，但問題發生得越快，解決起來也越快，所以不久之後，好消息就傳出來了：美國政府決定由經合總署（E、C、A、）基金撥出四百萬元，作為第一期援助於一九四九年以前來美求學的中國學生。此款用完後，若尚有需要，可繼續再撥。所以之後，還增撥了兩次三百萬元，總計為一千零五十萬元，這些經合總署的撥款，對四千中國學生，在當時的情況之下，真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有一村」了！

在民國卅八年以前到達美國的這四千中國留學生，因着天主的特別信佑，正當他們家中不能再予以接濟，而自己又無法自力更生時，能由於美國國會議員民主黨議員，衆院多數黨領袖，馬克麥克氏之全力支持，以及全美天主教教育委員會主席，巴的摩爾教區總主教，季和氏之出面申請，而獲得美國政府的經援，使他們在祖國最危難之際，得以安心讀書，完成學業，這實在是令我全國人士在憂傷痛苦中所感到的一大慰藉，我們是不會忘記此恩德的！

上述問題既已妥善解決，筆者又面對了另一問題，那就是許許多多在國內的青年學子，他們因着共匪的迫害，由中國北方逃亡到南方，更因南京首都的淪陷，致使上海進入危急存亡之秋，這些日益增加的痛苦青年，其前途渺茫，其處境艱難，我們必須予以救助，示以光明，才對得起國家，配稱為炎黃後裔。

正在此時——卅八年五月初旬，美國天主教在費城舉行全國教育會議，陳之祿神父與我們應邀出席。我就乘此難得的機會，在大會中向兩百六十餘座大專院校的校長呼籲，要求他們伸出慷慨的援手，發揮無量的愛心，多接受幾個中國學生，使他們能來美求學，享受全部獎學金的恩惠。這些校長中的大部份都答應了再給一個或兩個獎學金，作為由中國來美學生之用，其人選完全由我推薦。這樣，我儲蓄了一批獎學金，可隨時選派學生來美就學，這又是天主的另一恩賜，我是永銘於衷，感謝不盡的。

有一天，約在五月中旬，我收到由上海發出

議時合攝

本文作者(左)與陳之祿神父(右)出席美國天主教全美教育會議時合攝



### 程亞男的典型故事

的一個電報稱：「我乘戈登將軍號軍艦，將於六月三日抵達舊金山，務請來接我，因為我無錢無友，完全靠你。程亞男。」當我讀到這電報時，因為是英文的對於 Anna Chang 這個姓名，思索終日，都無法想出。但是，這明顯是一位中國小姐，從中國大陸逃難來美，無依無靠，唯我是望，我是不能使她失望的，我要於那天前——六月三日——由紐約飛到舊金山去接她，照應她，解決她的一切問題。

六月三日中午，戈登將軍號駛入舊金山碼頭後，我即獲得特別許可，登上軍艦，尋找程亞男。待她出現時，原來她就是兩年前，我曾給予密西根州亞德里安鎮西恩那山岡學院四年全部獎學金的程亞男。這位小姐自民國卅六年夏初，在領取獎學金證件時，與我見過一次面之後，即無聲無臭地失蹤了；我雖曾數度問起她，但都沒有知道，到了當年九月初開學時，因為尚無她的消息，我即另送一個學生到那校去就讀，所以把她完全忘記了。

她現在既已來了，而那個獎學金已經被另外

一個中國學生享用了兩年。這學生當然不能因她的來到而中斷獎學金。又那座岡山學院是否仍願意收她，因為那是兩年前的事情，現在已是時過境遷。這些問題，在見到程亞男時，立刻都呈現於我的腦際。不過，那是無關緊要的，待我把問題弄清楚

後，這事情自會妥當處理的。我當時感到重要的是，程亞男既能幸運地及時離開中國大陸，不受共匪的陷害，而能來到美國，我儘量使她快樂，有個良好的求學機會，使她將來能學有所成，事有所展，為祖國，為人類，有所貢獻，則我就心滿意足了。

把她安插在一個靠近中國城的旅館後，我就請她略事休息與修飾，然後領她到中國城去，為她洗塵，請她吃些美味的中國飯。在半吃半談上，程亞男對我這樣說：「神父！我真沒有想到，您是那麼愛護我的。當年您給我獎學金之後，我會回到漢口家裏，設法籌措旅費，可是，家窮無辦法，親友亦無有錢的，我竟不敢告訴您這個實情，因為我怕您知道了，會取消我的獎學金，所以我就不聲不響地隱藏起來。之後，我在美國大使館裏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希望能慢慢地積儲旅費，而達成留學的目的。雖然在美國大使館裏工作了一年半多，但是，到離開前仍未湊足旅費。不過，因為有些同事都知道我有一個留美的，四年的全部獎學金，所以都自動地幫我籌足旅費，使我不致錯過這個大好機會。後來，我把獎學金證件交給美國領事館有關人士，當副領事查閱之後說：妳這證件已有兩年的時間，須要學校當局證明仍屬有效，始可給妳簽證。我聽了那話，竟不知不覺地流淚，因為時局是那麼地迅速惡化。幸好，副領事提議向學校去電詢問：『貴校經毛神父於一九四七年給程亞男的獎學金，至今是否仍然有效，請電覆』。真是高興，回電很快就來了：『有效』。所以我今天能在此見到您，神

父，謝謝您。」

我聽了這番話之後，就對程亞男說：「請妳別謝我，但給天主致謝吧？這完全是天主的恩賜，我只不過是祂喜用的工具而已。」

從餐廳回到旅館的途中，我還領程亞男遊逛中國城，買些加州的名產——橘子和蘋果。回到旅館後，我請她先到自己房間去休息，使我可以做些事。首先，我給西恩那山岡學院的院長通了一個長途電話，詢問是否真能給程亞男一個四年的全部獎學金，因為我已有三個中國學生在那裏享受這種獎學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該院長給上海美國領事館有關程亞男的復電是未經過思考而發出的，所以我除掉感謝她幫助程亞男來美外，還告訴她我可以把程亞男安插到另外一座天主教大學的。

待我把這事告訴程亞男之後，我就問她願意主修那一系。當她答音樂系時，我就決定送她進俄勒岡州波特蘭城的瑪利海絲學院，因為這學院的音樂系相當有名。她在這學院讀了四年音樂，成績優良，竟成了一位在美國西岸享有小名氣的女高音。畢業後，和一位中國醫生，何威廉博士，在瑪利海絲學院教堂結婚，禮儀異常隆重，來賓特別衆多，曾是波特蘭城的社會重要新聞。何氏夫婦現在香港行業已十五、六年，威廉設有自己的醫療診所，亞男在執教音樂，不時也開開音樂會，他們有子女兩人。可稱爲是個對人類有貢獻的美滿家庭。我曾兩度在赴美途中經過香港時，和他們晤談，承他們熱烈招待。在談話中，我總不忘鼓勵他們常做天主教的好教友，以保持黃子孫的光榮。（下期續完）

儲蓄最佳的途徑是什麼？

請購買：

## 臺灣省糧食實物債券

- 一、購買糧食實物券等於存糧生息。
  - 二、購買糧食實物債券，除可獲得規定利息外，並可得到稻穀增值之利益，利潤優厚。
  - 三、到期本息以稻穀實物償還，亦可應持券人的申請按市價折付現金。
  - 四、到期本息可抵繳各項公糧。
  - 五、持有人免繳印花稅及利息所得稅。
- 糧食實物債券面額分爲一千公斤、五百公斤、二百公斤、一百公斤、五十公斤四種，任君選擇，假如您希望知道詳細內容，請向當地糧食管理處或分處第二課（股）洽詢，我們會竭誠的爲您服務。

臺灣省糧食局